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泊菴集卷八七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明

泊菴集卷七

明 梁潛 撰

序

銀浦唱和詩序

吉文西百里曰銀浦陳氏世家焉去銀西八十里為泰和之梅岡則王氏居之也梅岡以王氏勝而銀浦亦以陳氏著稱山水相屬雲馳鳥飛相望也獨怪夫兩家賓

客足跡不相及物情人事不當爾也及予來梅岡也王君樵雪約予遊銀浦而未果其年冬樵雪獨攜子弟遊馮樵雪雖老苦嗜詩每遇山窮水僻霞烟草樹禽鳥之勝未嘗不徘徊其間然世之工於詩者既寡而知樵雪者亦少也及其過銀浦陳氏之俊曰于敬子威其從子清汶清湘輩皆工詩子威尤年高而氣盛于是二人者一相見談詩不輟皆自以相遇之難而相得之晚也淋漓樽俎之間長篇大章更唱迭和至拳拳不忍别去蓋

其氣同志合情好綢繆故其發於詠歌若金石奏而律呂諧鳳鳥鳴而聲氣應至于相忘以情相賞以心相矜以為高相誇以自豪雖其一時之作有不可掩者要之皆所以道其志而無傷也夫士之文辭好之篤者亦既有合焉而嘗少也故不得於天下則期之百世之後千歲之間今夫二人者地不相遠又同乎一時自今已往梅岡銀浦之上載酒而問奇者吾知其衡乎道路而未止也既而樵雪合其所和詩凡幾首屬予序予方悔恨

於未遊讀其詩而喜之遂為之序

孝友堂詩序

錢塘潘孟温材足以治民理邦而以一驛丞守官於泰和浩溪浩溪非通道公卿顯官者歲不一二至知孟温者少也故孟温久淹於此而得以迎養其父且友愛其弟甚篤因即官署之後為堂名之曰孝友既求能詩者歌咏之矣又求予文序焉孟温能以其秩之卑禄之薄而志于養也如此豈非賢哉夫自三代盛時習俗之厚

凌忽傲惰之風不作而教其民者又先之以孝友之行黨庠術序洋洋乎詩書禮樂之訓講求誦習以明夫親之長之之理至於負劒提攜應唯進退之際皆有以養其良知良能及其不率也則有不孝不弟之刑以督之故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當是時閭巷之民雖欲不為孝且弟何可得哉後世之士既不知所以學故其行亦無復三代盛時孟温之能賢葢本乎其性也予愛其名堂之善信其行有以

近乎古之人因慨然感夫三代教化何獨不可行于今哉古詩小雅多道父母兄弟之情至於美尹吉甫則言張仲之孝友以謂吉甫之功德材美傑然可頌可歌者在此也千載之下讀之猶能使人興起況乎今之世得見其人升堂以誦其詩其有不感發乎哉孟温既慎其官又和易藹然其弟將行為今楚王府伴讀亦知愛其兄者

送楊弘壁序

楊君弘壁家故西昌鉅族也當其盛時一門父兄席累世之豪臺池花木金珠犀璧之富與封君戶侯相埒及遭亂離家事日非君亦崎嶇江淮之間而遂家焉蓋其時君年始十六壯志鋭氣輕離别而易之及其老也思見其親戚墳墓日夜南向而悲蓋以五十年于外矣而後歸則蒼顏白髮頹然衰老見者駭愕不知為楊君也過其閭閈道而後入道其姓名老者驚而少者疑焉問其祖之昆弟無知之者其父之昆弟無幾人焉已之昆

弟間有存焉者非老則病杖而後來而窮奴老傖之尚在者皆當年雄力自視無前者君猶僅識其狀貌也故居遺址荒煙蔓草塚墓纍然而牛羊鳥獸之迹交乎其間者皆當時賔客歌舞而歡樂之所也君於是愴然悲之念往事如在夢中惜其去之久而還之不早也既而君之從子益智拜君而勞苦之置酒會故人賔客留君毋去此故土然君占籍鳳陽已久為留數月乃去歸時攜其中子某與偕行因謂之曰吾老矣先人墳墓在此

者汝謹識之無忘嗚呼君生于富貴未壯而困于羈旅老猶不忘其鄉非其心拳拳篤厚能如是哉夫人事變故不常而人之一身榮辱升沉跬步有不能保者而況數千里之外數十年之久能守其身而不墜其先又豈非其心篤厚之報哉君少從予先大父心易先生受業與先君有筆硯之好故衆為詩餞君之去而予為之序所以備道夫人事變故之際者有以見君之不忝其先為難能也

龔雲軒詩序

姑蘇金君潤夫寓居都城而名于其軒曰龔雲能詩者既為之賦矣友人劉彥機為求予文序之而道潤夫之言曰世之懷非分之求者常有以及其身惟君子知止而自足故常泰然自得顧予之材與力無所能于世久矣則宜乎蔬食貧窶隨寓而安得失不介其意是非不入其懷而意之所至情亦自適升高丘以矌望攬白雲於天際此予之所以名其軒者庶幾見其志之有在而

若昔人陶弘景之所云者殆不同也嗟夫潤夫居京師盛富鉅麗之地誇奢而競豪者相接乎其前金珠玉帛之致其飾膏梁旨甘之窮其味華榱廣廈之適其安者皆是也而潤夫獨澹然安於陋約又名其軒以此使古今天下豪勇才傑之士其用心常如潤夫則安富尊榮終其身亦何不可哉是其所為又足以警夫世之不知止而妄意于非分者也然潤夫樂詩書而重信義喜與士大夫遊其戍荆門也自號為荆門野樵則其中固有

過於人者豈徒然哉因為之序

贈小兒醫鄒孟義序

太史公稱扁鵲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見今之世豈無愛老人者而醫老人者已絶無聞獨小兒醫往往專門擅業宜其術之精矣而所守或乖其方所講或非其理施之於治得一二而失八九者皆是也則為今之老人與小兒者其亦不幸也哉不病則已病則欲求善醫何可得也鄒君孟義

世家廬陵之西鄗其先世以小兒醫擅名一方環其境病小兒者皆往鄒君求治之鮮不效者即不效必鄒君預言其然故病小兒者以謂得鄒君於死生之際可以無恨故自予之得鄒君而予之鄉黨鄰里故人親戚無不慕鄒君者豈愛小兒者類皆如秦人而愛老人者獨不如周人哉抑愛之矣而醫之如扁鵲者少耶予方衰邁寢以多病居常感慨嘆息恨鄒君不更為老人醫也然予諸孫方孩提呱呱緩急之際又能無意於鄒君哉

鄒君恭厚篤慎淺於利而急於濟人蓋可謂仁人矣因為之言姑以識予懷云

南富王氏族譜後序

王氏之先當五季之亂有長者曰該自廬陵何山遷安成之連嶺長者後五世曰宸自連嶺徙泰和之南富南富之有王氏距今十世矣其族既盛其地有不能容者或居南塘或遷栗園或析池頭石灘槐下嶺上樓下雖異居散處而昭穆世系之詳無少紊者推原其故以有

譜牒故也至其世聯科目迭躋美仕誦詩書而服禮義者數百年間未嘗乏絶此又鄉邦少見者何其盛哉蓋嘗考其家譜長者之後有曰瀘溪監薄廷珪者當秦檜用事時以詩餞忠簡公之貶遂俱得罪先正謂二公生可為人師没宜祭於社者此也有曰炳者富而好義靖康之際東都士大夫避難至者多館焉鄉衮文信公之起兵也猶過南富而訪其後題其所居曰續槐精舍此其較著者其不較著者不悉也然則王氏子孫之盛而

賢者豈無所自哉積之厚者其流澤久而不匱理固然也世或不知務此而苟冀後世光榮而昌大者何可得也是足重其譜且為王氏重也故為之言以告其來世

王以誠挽詩序

王君以誠殁之廿年其子存性集諸公所為挽詩歌辭涕泣謁予求序之曰先君之志于是乎見也予悲之以為之言君五世祖啓宗為宋吉州教授而鄉貢進士仲豪其高祖也君承先志少頗質魯能憤然自力于學遭

元季喪亂四方學士困絶無聞君低徊草澤久之乃復誦習法律雖非其志而卒藉是以自效於公卿之間以一捕盜吏張空拳入賊境捕劇盜三十六人者誅之尋統兵千人守地一方授千戶所吏日然元事日益非矣乃潔遠去抗志湖山之表優游觴詠不以貧賤而易其慮者又三十年年七十為里人誣搆詿誤以卒故為之辭者皆悲其志之無成惜其終之不幸綢繆反復而深致其意也嗟夫君早負材氣不得附託青雲之士以自

見老而遁迹於寡過之地而猶不免焉豈非命哉委於命而安之斯其為君子也故為之言庶幾有以著君之志云

重遊龍城寺詩序

予之來梅岡喜得龍城以遊既而遺樽曾先生自歐鄉而來館于龍城先生嘗仕于朝為秋官郎中多學而博聞而寺之僧曰翠微師者亦能詩而善謔吾於是屢遊焉不徒喜得龍城又得遺樽也六月既望秋序甫臨火

薄金氣煩炎益烈遂與吉文錢君稽豫攜諸生復遊焉陟高阜循大堤步喬林之茂陰既而遺樗與翠微師亦徜徉而出逍遥容與俞俞如也其時微雨初止澗吐白雲谷暢異芳緑樹引風飉然滿襟笑談既洽樽酌亦勤及夫夜久而天曠明月東出萬籟之聲如奏琴簧遂欣然有作錢君最先成明日集為帙凡若干首嗟夫同遊者雖寄此或暫去而輒來不可知也予去而縻禄於朝欲遽歸而遊此可得哉

臨清八景詩序

泰和邑西鄙多大山連荆湘而極廣海而所謂津洞者則劉君民望所居也連岡仄徑蒙茸陰翳即其深而後豁然開曠平疇淺谿稼穡茂而蒲荷鮮俯而四顧則垂崖修麓雲霞落而烟霧霏仰而望之則危峯飛瀑如在天上猿鶴之聲莫知其處蓋可怖可愕可喜可壯之狀萃于其所居又僻遠窮絶非有通道往来行旅之求售者不至賔客故人非好奇者不遊焉民望於是得擅其

勝以窮登覽之樂蓋好之篤而人未嘗知也使其居之勝矣而遊者衆焉車輪馬跡之交乎其間民望固將厭其塵埃惡其煩囂矣亦何足以樂也惟其甚美可樂而人不之知獨民望能得之所以尤勝也民望之尊君子英甫抱材而不求知於人今已老矣民望與其兄民瞻方壯年英偉其材美有不可掩者夫進取之士嘗志乎宦達而幽散夷曠之徒嘗放乎山水放乎山水雖任情劇意無傷也志乎宦達而溺焉者君子不取焉民望不

溺於彼放乎此耳何傷先是白水縣丞陳孔立先生嘗愛其地之勝而病其蔽於幽遠也因其八景相與賦詩美之矣其從弟彦偉又求孫君子賓繪為圖予之歸也邑庠生王濂以求予序之夫玩其圖誦其詩又讀予序其能蔽於幽遠哉吾恐民望將不能擅有其樂矣

王樵雪壽詩序

王君樵雪負雄才盛氣壯而無所合於時既老自放於梅岡之山中其脫畧不羈豪邁之氣無以自見獨往往

見于詩也壬辰九月之望君初度日也能詩者以君長於詩也相與賦詩以為壽且以屬予序夫古之人於其所愛之深者恒願其壽見於古詩三百篇多矣然其平時卒然相遭情志傾倒或嘅然舉觴劒歌而起舞至倒橐而罄千金皆所以為壽也而豈獨於頌歌之際為然哉蓋人之情有不能自已者類如此君於其時樽爼盛列衣冠皓偉賓衆雜遝歌舞獻酬之適亦一時之盛也至於此詩之作瑲然有冲容和平之韻油然有尊老敬

愛之情得古詩祝頌之遺意所謂千金之璧不以暗投
投所好於君其亦作者之意哉若夫君之盛福子孫賢
而孫曾具則非作者之詞能裨其萬一也君字伯彰樵
雪其號云

繼省堂詩序

臨川曾紹魯有堂曰繼省危公大朴嘗大書其額能詩
者既歌頌之矣紹魯又求予序之紹魯誠有意於先賢
之訓也哉抑將考其說行之于身推之以及于家國天

下則其志未可量也夫孔門三千之衆七十子之賢肎敏拔之材高世之資吾不知幾人也當時獨稱顔子曾子者何哉顔子以敏曾子以魯顔子不幸早卒其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然聖人之道浩乎其無涯茫乎其不知所止而欲求之于百世之下舍子思孟子其何由哉孟子得之子思子思受之曾子其本原蓋有所自而曾子終身篤實之要學者可行而易從又莫切于三省也于此而昧焉不知所講而欲至夫聖人之域如涉大

川而忘舟楫未見其可也然則紹魯登斯堂也其可不勉乎哉紹魯蓋聖賢之後抑嘗攷之曾子子曰元元之曾孫曰樂為漢都鄉侯其四世孫據遭王莽之亂始去都鄉家豫章而臨川曾氏大抵皆都鄉後也歐陽公雖嘗辨其不合子固舍人未有以復之至元集賢學士曾小軒又以謂江南曾氏實大賢之後裔上其事請立沂水書院以教育其族姓而自宋以來曾氏顯者亦多矣紹魯之祖寄亭先生仕元為國子助教其學行尤可景

仰則紹魯於此不徒用心於聖學殆將繼紹其家而無忝者也可謂不賢乎哉見之歌頌殆亦知道者矣因為之序

梅岡王氏族譜序

王氏之先有為吉州法曹者其後居廬陵之甲村久而益繁分富田六度吉水之帶原固山興國之小春而徙泰和之梅岡者蓋十有六世五百年於此矣今甲村之族無聞而散在四方者皆為鉅族譜不能備見著其自

梅岡者七世曰仲端皆累鉅萬嘗伐石治道自廬陵麻洲抵興國凡百數十里又嘗命為量吏出納必一鑄于鍾誓子孫毋改至于今猶然既而其子約齋登紹定進士第其孫槐陰復擢第咸淳自是百餘年來如秋澗如蘭亭如益愚處士皆以文學著名于世約齋之幾世孫尚德蓋嘗修其譜廬陵劉壺春先生為序之矣及其後也世故屢變遷徙不常於是約齋之六世孫退庵又加修集視舊譜益詳其義例尤密非淺學者所能窺也退

庵視蘭亭為大父與其從弟樵雪皆風流高雅為王氏宗嗟夫王氏久而益盛如此豈非積於前者深厚而有本哉予之來梅岡也既獲交退菴樵雪又拜觀其譜世家文獻有足徵者故為序之詳焉庶幾後之人知先德之不匱於親親重本之意有油然而作者而譜亦不為徒作也

陳子威詩集序

吉文陳君子威氣充而寡欲視外物無足動其意者雖

窮居山林而其言超逸横放若不可追躡徐而視之則端重衍裕其指逺其情深渢渢乎和平之音也何其美哉夫人之心有溺焉者見於其辭亦然或沉酣于富貴感于聲利或窮愁悲怨憔悴而可憐及其至也猶能使人感慨而羡慕蓋亦畧其心之溺而愛其詞之勝焉耳要之得其氣之和平惟夫傑然豪達之士舉天下之物不足以累其中者能之也而求之古今蓋少矣予見君于銀浦之上即有以知其志及讀其詩又知其高邁絶

倫君雖窮居以老而豈有溺于其心者哉君有行義又深于學使其壯時出而鳴乎國家之盛吾又不知何如其美也掩卷憮然書以序之

柳塘于氏族譜序

廬陵于君孟遜以其所修族譜求予文序之予既觀其譜知其先世之所以盛而又信其文詞翰墨之懿有足徵者蓋自唐僕射微徙吉之城隍岡遷皂村有長者曰范時道一見傾倒相與爲腑腑而厚資之遂家于皂村

時人稱兩家為金石文者以此僕射生南仲南仲生猷謀謨猷遷虔謨遷州之柳塘地今屬廬陵獨謀仍居皂村孟遜之距謨蓋幾世矣此譜之作著自柳塘而虔與皂村不及焉者彼各為譜勢之分不可以強合獨其源未嘗異也自僕射而上至于後周太師燕文公某漢廷尉定國皆可考見先是歐陽文忠公為作世系表其幾世祖元高又嘗自序其譜故其所載自受氏得姓以來千數百年端緒原委最為較著及孟遜又加修集其世

次遷徙愈久而益詳焉夫世家大族替纓烜赫而子孫之微不知其出者何限獨于氏先世不泯滅如此此豈獨其子孫之賢哉抑其能託之文詞以傳不朽故也嗚呼世有可紀之績而不得託之於可傳之文多矣于氏乃得之歐陽公使千數百年祖父之澤烜赫焜燿皆由於此豈非幸哉今去歐陽公二百餘年孟遜又以其譜屬之於予誦歐公之文有愧乎予言之陋不足為孟遜重也然孟遜是譜又何待予言哉孟遜力於學而其行

甚篤能拳拳於其譜牒其用心之厚可見矣

庚山樵者詩序

古之士有身為鄙事庸人賤夫之所不屑而其中負落落之奇雖偉人傑識有不能測也故大賢豪傑往往自放于漁鹽屠販之間當其漁鹽屠販之時人固不知其為大賢豪傑也至於乘時而出功業足以被生民而澤萬物則舉天下之人仰望而不可企及矣故深所負者亦深有以自晦人固不可以淺窺也陳君文或隱居庚嶺

之下自號庚山樵者陳君非行歌負薪而樵也蓋假樵者之名以自匿之人不知也而予有以知陳君也陳君博涉經史强記而善辯遨遊於吳山越水之間所與交者多俊士材能非其人輒去而不顧陳君負志而不偶又混其跡以同于衆故樵于山放浪于江湖無不可者而何必人之知也然庚山東西連閩湘以扼廣海凡廣之東數十州玳瑁珠璣犀璧之貢皆道出庾嶺至于仕宦商賈戴妻挈揭貨財往來乎其間者又衢衢也是為

四衢九逹之交聲利爭趨之塗人之所憚煩而厭處者獨陳君欲樵乎其間豈至于道者固不暇擇其地哉然吾察陳君亦烏能乆于自放者陳君因出諸公所為庾山樵者詩示余遂為之序

樂圃詩序

廬陵張君思恒居城北闢地為畦蓺蔬其中日抱甕往灌而忘疲焉因自號為樂圃能詩者皆歌咏之其友郭君實以屬予為序予家泰和柳溪之上有畦數十畆竹

數千竿桃李數百株芸松薑蔗辟芥杞菊數十畦及陽春之方來俟時雨之旣至茁而壯者生意勃然采而芼之真如列珍鮭數十品至於掇芳苣于雪中剪短韭於霜餘則雖熊膰豹胎有不能易其美者意之所適升高而遐眺嘅昔賢之不作曠千古之遠懷而猶有合焉者此予之為樂如此也視張君殆有同焉抑偶過之焉不可知也夫玩于物者雖適情亦喪志然予聞張君為人信義敦厚聞于鄉閭諸子弟又皆賢而好學負郭多良

田而居室幽雅花卉松竹之植連檻而並砌賔客故舊戴酒往來高談雅謔而不愆于度蓋處清時盛福有如此者是則豈予之可擬哉況予方竊禄於朝于樂圃殊有所未暇望青原白鷺不能不怏怏焉因書此以序之

望雲思親詩序

杜君新世為襄城人以軍功起身授山海衛百戸杜君雖起戎行而行甚篤循循有君子之風事其母尤孝以王事來江西去其家蓋五千餘里不忍其親之遠也遂

求善畫者為寫望雲思親之圖以識其懷能詩者又歌詠之求予文為序夫杜君𫞎然介胄馳馬試劍于萬里之外此其志也而乃低回顧戀有狄梁公太行之感葢天性之真發乎其至情自有不可掩者然狄公屬唐室艱危之際能𨂍躬盡力卒之唐之社稷不墜者狄公之功也望雲思親特其偶然一事後世猶傳慕之不已顧其大者不在是也杜君當天下承平四海晏然無桴鼓之警然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孝之大也杜君誠

有志乎此使功立當時名垂不朽則望雲思親豈足以槩杜君之善哉傳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杜君其勉之

送皮千户還遼東序

冀之東北曰幽州其山醫無閭即今之遼東也遼之西本孤竹國春秋時屬山戎戰國之際入于燕秦幷天下置遼東遼西郡漢武帝開玄菟樂浪諸郡而遼之地益廣唐太宗之盛置都督府治其衆即陷于契丹終五代

及宋其地遂為曠邈矣及聖朝受命混一萬方遼左地既平乃包三韓連碣石瀚海置兵衛王國如内郡今四十年矣舟車利涉而風氣日通兵革不試而習俗還厚蓋中國財貨金珠麻縷絺繡之物與其所産海錯之珍人葠麝香豹尾骨咄之類相流通交易乎其間而富商大賈往往晝行夜宿不擇地而居而中州文學之士流寓其土者益多矣於乎聖化之廣被如天地覆幬人跡所不至者皆稽顙闕下豈直遼海之近至若五季之際

河東北晉齊之境猶陷于契丹不但塞外之遠葢中國治亂盛衰之一機也千户皮君德自遼東來按籍索其兵伍之闕者過泰和人皆謂皮君壯而武浩然有氣豈中州豪邁之士流寓其土者竒謀雅論日有以相激而皮君有以得之耶以今神武所加四海晏然無一燧之警而邊徼將校其材又有如某者復何所慮哉葢中國所以盛者在此皮君將還遼東衆為詩贈之求予文為序因為之書

劉氏家譜序

劉氏本湖湘間人自五代時從廬陵之樂溪歷數百年散居四方至有自樂溪而遠徙江淮間者其從泰和之巳山則始自誠齋明軒二人歷元元貞初至今百餘年而其族又巳衆矣樂溪舊有譜宋季燬于兵誠齋孫曰克俊懼其久而世次之失也乃修輯之然可知者自六世祖文翁而下其上有不可考者克俊亦謹缺之不敢妄有所續也自克俊距今又二世曰虜禮為明軒之曾

孫則因克俊之舊而搜輯為之譜總若干世以求予序夫人之生久則衆衆則分其勢然也其分也遠則其本益迷迷其本則親疎少長之倫混而莫之别孝弟敬愛之心邈焉而不相施其名雖為人其無異於犬羊鳥獸者幾希古之聖人有憂之因生賜姓而統之以宗有氏族之官以掌天下之姓氏而領之於天官大宗伯又有譜牒以藏于太史其為法周矣自宗法廢氏族之官失其職而民無所統有譜者至於竄獵他姓妄附貴顯其

為失可勝言哉觀克俊之用心信乎其不汨於流俗而有見於先王之典者也其賢于人遠矣庸禮之弟曰某某某皆信慎而知自守以不墜前人之聲故為著先王之說以告之

臨川胡氏宗譜序

胡氏其先本秦州人其始祖十七檢閱自宋徽宗時以明經登進士第從高宗南渡始家臨川之白千歷四世曰拱辰擢嘉定甲戌進士第七世曰希顏累官兩浙鹽

運司同知與謝疊山諸公友善北兵之南侵也與疊山謀舉兵以匡王室其往復之書至今猶存其後有曰天祥者講學于陸象山先生之門曰斗南以能詩鳴於時與文正公虞文靖公皆稱道其賢蓋自始居白千傳十有三世凡四百年而偉傑之材出於胡氏者不可勝數豈非積之者深厚而有本耶何其發之遠而不竭如此哉胡氏舊有譜其十世孫伯廣重加修輯其法本歐陽公小宗之制而尤精密仕止生卒葬娶分合行義之大

槩無不備見伯廣又以其先世遺文可傳于世者繫于譜後於乎觀其譜讀其文詞胡氏之所以盛夫豈易及哉於是伯廣之從子儼以求予言因為之序儼亦端厚有學稱其為胡氏佳子弟云

扈蹕集序

永樂七年二月皇上巡幸北京于時翰林侍講曾君子啓與二三近臣以文學得預扈從因次其道途所經山河之勝行宫連營千乘萬騎之壯見於詩凡若干首名

曰扈蹕集余讀之而嘆曰於乎盛哉夫朝廷之事聖君賢臣之嘉謨雄烈照耀古今者史氏能書之至于一時太平盛觀豐亨豫大之容民情風俗之美下至原野鳥獸草木之光華潤澤可以感發歆羡而史氏之所不書與不及書者則皆存乎詩人之鋪張形容非負奇才雅思蓋有所不能也三代之際其雅頌如時邁車攻等篇著之于經讀之若親見其時漢代以降學者類不能追蹤古作故其事亦晦而不揚或庶幾其人焉而處非其

地沉匿于山林草莽之間者多矣作者之少見而又不得附託青雲以自表著則後世雖欲因其言以觀夫世道之輝光隆治何可得耶此吾於子啓之作而有取焉子啓旣學博而材優又遭逢聖主之治故其發於言者宏博深厚足以極一時之盛百世之下讀之為之低徊俯仰想見其時而追慕繹思于無已則其言與古之作者夫豈相遠哉於乎是可傳也已子啓名棨吉之永豐人其先世曰小軒先生仕元為翰林侍讀學士曰亦軒

先生為編修鄱人故老猶能指其遺跡所在今子孫列官禁林重歷其地世家文獻之不墜有足尚也因為之序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樽酒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于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懽欣形之詠歌使當時

讀之者皆為之擊節羨慕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時不及之嘆則雖栝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永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會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後于時涼露既降清飈悠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諗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于中隨所感而發之于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

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為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見君子之心也因為之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朝廷亨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詞語之細也

西垣對雪詩序

古之人賦詩或旬月煅煉深思而巧搆或造次頃刻忽然得之而意趣要妙有不可及者要之不在遲速但欲其工耳速而工又難能也予之來北京與處者侍講曾君某每好奕而予拙不能奕因謂以詩為嬉戲以當博

奕矯其難能奪其所甚好不為無益也而曾君以為忘
外物禦憂思詩不如棋也嗟夫詩與棊皆害於事而棊
尤甚焉曾君蓋不能忘情於彼耳是年冬雨雪曾君夜
飲於修撰彭君之家預在席者七人修撰余君某以長
安雪後見春歸分為韻賦詩即坐上刻燭期不過半寸
詩皆成詩不成者罰且不得運意默搆即運意默搆者
又罰於是觴酌如飛談論不輟且以古詩索句中字首
尾以相項綴繞坐上斯須不停蓋以是苦之使不暇思

也俄視燭至刻處即具紙立書書成又令不得一字改竄僅僅能成章罷去則皆欣然若有喜色明日曾君余君同入直秘閣念此事兩人相視忽大笑予問何為也曾君告予以其故予笑曰何自深相苦至此然深自苦者乃深以為樂也因謂以詩為戲其樂不有過于博弈乎曾君于是信予言之然然余意其一時之作必不能工及取而讀之皆極工緻有非思慮所可及者信所謂連而工者亦奇矣哉夫古之君子雖戲謔不苟七人者

亦庶乎善謔者也衛武公抑戒之詩以善謔見之咏歌則七人者之事有足尚者又安知後之人不有傳之以為雅事因為之序

春闈倡和詩序

永樂七年春翰林編修朱文冕預考試天下貢士棘闈中五十日相與倡和為詩凡三百餘首藹乎歡悅之情發于樽俎笑談之末而冲乎和平溫厚之氣動于典則儀度之中因念其時天下士子二千人聚三場文如山

海考覽辨論計其間閒暇之時十不一二而所作之多且美如此何也大抵扃約之深嚴人迹不至外事不膠其心而内懷自暢則雖片時之暇情之所適不得不於詩焉發之以其思之深趣之遠有以然也平時有求為文辭于予數人者嘗經時涉月竟持空卷還不得一語此豈敢故為是哉構闘之接汩之也如侍講鄒君仲熙性尤不喜賦詩間有來求者遥望見巳摇首退却即不得巳草草聊畧遣持去今主考文其中亦連賦愈出不

眥平生不喜作者且如此其他抑又何如嗟乎使諸君子在禁林中常如在棘闈考試多士時其諷咏篇什又當何如其多也予由是益知深静恬逸無外慕者百藝可進而聲華榮利之輵轕甚矣其奪人之趣也文晃以屬予序因序識之

九日讌集詩序

永樂七年九月丙辰實惟重九之日合侍從同官之士七人者就北京旅邸飲酒歡甚酒半檢討王君希範摘

江涵秋影鴈初飛之句即席分為韻各賦詩以紀一時之樂既明日侍講曾君子棨以屬予序之於乎余七人者亦樂矣遨遊兩都歷覽山河之壯既有以增其氣而蕩其懷而凡職業文辭多朝廷制作之大鉛槧之末預有光華焉雖平居畏懼之未嘗敢肆而毫髪外累曾少有干其心者亦何其幸也至于佳節閒暇非有高山喬木以恣登覽無歌絲管吹以娱聽聞然罇俎之間閒倡疊和雄嘲而雅謔又皆藹然情投志合視昔之人感時

悲怨索莫無聊賴者大不侔矣是皆上之賜也夫何敢忘由是七人之作益宏大演迤得盛時和平之音蓋所謂關乎風化者信可觀矣予愚鈍而材拙預在席齒獨長故既賦之矣又不辭而為之序七人王君錢塘人曾君永豐人侍講林君崇壁莆田人編修朱君文晃南豐人庶吉士陳君光世四明人李君時勉安成人為之序者修撰梁潛西昌人

送任敬敏歸南監詩序

余之仕於外久而一還鄉見學之士皆俊秀材美負邁逸之姿其氣之銳而材之傑有不可及者其時敬敏亦為子弟員獨溫恭循循然擇焉而後言而凡學之士望見其來皆退然心相敬重有疑也必舉以質之有得也必舉以告焉而敬敏亦相與切磋懇懇為之盡余固欣然喜夫學者能自得師其心雖過高而其志未嘗不自下其氣雖過銳而其行未嘗不自檢而又知敬敏之賢雖一時英偉傑出之材如吾鄉之士者尤敬憚而畏服

之則其所以過乎人者豈不遠矣哉今年春敬敏以鄉舉會試于北京余忝為考試失敬敏心甚自恨既而選在教官之列則為之喜曰此敬敏志也敬敏亦自喜得教官學為有以進於道於是余又知其過於人豈獨其文之博哉其氣之宏識之遠皆未易及也未幾上命覆試四百人在教官者拔其尤得二十有四人皆賜冠帶厚其廩食俾南還讀書于國監而敬敏在焉然後知其失之于今者有待于將來而上之恩厚于多士拳拳不

忘者蓋如此也然則敬敏可不益自奮勵思以副皇上眷注之厚耶夫得失之際人之情可見焉得失不足以動其中余獨得之敬敏故于其行也衆餞之以詩余為之序云

處士蕭公挽詩序

處士姓蕭氏字吾幼世家邑之高富里自處士始別居城西處士為人性和易藹然其交于人也驕矜忿戾之氣不介乎容色而人之交之者亦不以驕矜忿戾之氣

加之也其言行信而篤其教子弟於為善也道誘之甚力為不善也禁制之甚嚴閭黨之士見之而人人美慕交友得之則無不欣悅蓋其寬易和諒之氣有以接于人者然也處士之配視余外祖母兄弟也其子建平于余之母蓋為從母兄弟然建平常受教先君進與子同學退則遊處得之於先君者嘗以告之處士聞之於處士者又以質之先君蓋處士喜讀史雖耄年尤强記誦諸其口者稽諸簡册皆同也處士無他子弟唯子建平

以事謫遼東而處士歿于家父子死生相隔萬里人生如此悲痛可勝言耶此諸公所以深悼痛惜不能已于言也詩凡若干首建平歸自遼東以屬予序於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家之市而善人豈無焉吾恐化于善者之難而染於不善者寖寖乎易矣余宦於外不得歸者十五年鄉黨如處士者皆已歿矣後生小子其誰告之以善老者憔悴而無與好壯者傲黠之心日滋豈不可悲也哉予不謂悲之又以謂俗之陋教之失皆始自

此可懼也故為序之而詳著其行者使讀之者知處士之為善人又以見今之鄉閭無善人不可也

會試録序

永樂十三年春二月禮部將合天下貢士而考試之遂聞于上詔尚書臣震侍郎臣綬總其事翰林修撰臣潛臣淇合内外儒臣十人往考其文辭而以監察御史臣璹臣健往監焉于時皇上廵狩北京天下之士越萬里而至者凡三千人既撤棘拔其粹得三百五十人蓋試

于北京方自此始而得士之衆亦前此未之有也於乎盛哉臣潛仰惟皇上文武功德度越萬古而率由太祖高皇帝舊章修明禮樂薫陶四方導之以詩書之教引之於仁義之域德澤之被乎遐邇如春陽之育萬物士之誦詩書而談道德者人人如在唐虞之世蓋教化之久五十年于兹矣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由是而知今所以得人如此其盛者其來也有自矣夫惟養之久故見于文辭者皆

宏偉而光明培之厚故發于論議者皆雄深而有本是蓋關乎國家氣運之隆非偶然之故也士之榮名于此者何其幸哉然既博於文辭矣則于聖賢之訓其必有得於心見諸事業必有致君澤民之實所謂汰什百於一二者在此也其又可不勉乎是用進之大廷以俟夫皇上臨軒之策焉

遊長春宫遺址詩序

長春宫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

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宫貝宇儗于王者今其宫既燬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蓋嘗知唯閒暇登覽於

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葢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封域而安中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遼金雄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聖明受命攘除而剗削之其民既休養生息熙熙然

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于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盖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墍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頼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歡娱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托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之諸賢若

虞公卲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修撰王君時彦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于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録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贈趙法師祈雨有感序

夫天地之化合于人之一身惟有道者能以此而感彼

中和位育之說是也而道家者流或以其精神默運化機竊啓玄秘一呼吸之頃而風霆應之此豈獨其術使然哉亦其氣與天地流通也耶永樂癸巳夏五月不雨民方憂之江西經歷沈侯壽之以藩垣之命與邑宰洪侯宗傑禱之而命道士趙希老以其教蒇事遂卜日建壇於延真觀率其屬各服其事既飛章帝廷乃集百神使各以其職聽命約某甲子雨即不雨有罰至其時炎威益熾山川如滌而希老已升壇俟命矣四顧雲集而

雨不降希老曰其民之有懲抑守者之辜即是有任其其責者而民何罪復請于帝期必雨乃止為之約如初及期果雨而未足也希老禱益虔責雨益急逾三日遂大雨四野告足三農欣舞禾稼勃然歲以大豐嗟夫此所謂其氣與天地流通者非耶夫五氣迭運於天地之間而人事作于下者往往默與之應余不足以天然嘗嘗有感於人事之際如東海孝婦之類皆是也其機應如此故知挽天意而回之者易為力盡人事而合天心

者難為功也而世之禱祈之士或任其術而不察焉此余有以告之希老也於是民父老嚴建德椽吏郭以存求為文以著其美

京闈小録序

永樂十五年秋應天府考試鄉貢士府丞臣鐸謹奉故事以聞于時皇上廵守北京皇太子監國事命臣潛臣全等為考官命監察御史臣儒臣賢俾嚴察之自京師以及畿内屬郡之士試者幾二千人拔其精粹者得一

百人蓋其文辭之美明白而輝光清深而宏雅其氣之和平而進於禮義者亦英英乎其達而碩碩乎其充也於乎此豈無所自而然哉洪惟皇上聖神之化極其廣大仁之所綏德之所懷禮樂之所薰陶涵照撫育如天地之運而萬物自生餘波所及海隅邊徼九夷八蠻之遠皆爭先向化仰望乎德輝至遣子弟入太學者常百餘人而况京畿輦轂之至近誦習乎詩書沉潛乎仁義以表示萬方而率先四國者固宜其雲合景從輻湊彙

進而藹藹乎其偕來也猗與盛哉唐虞之世平章百姓而萬邦協和成湯之民止於邦畿而肇域四海聖帝明王化道之行自古至於今皆然然則士之蒙被聖化耀人文而登兹選者亦豈非幸歟進之春官對于大廷對然如麒麟鳳凰之翺翔其誰不拭目快覩然而諸君子之進方自此始其又可不勉歟

于氏祠堂記

古之有家國者必立廟以祀其先祀之禮因乎其情而

著之文也後世之制有不得為廟則為之祠堂焉其禮文亦必倣乎古倣乎古者世雖降而其情不可苟而止也古之祭也有高祖之廟者則曾祖之昆弟無不在焉有曾祖之廟者則祖昆弟無不在焉有祖之廟者則父之昆弟無不在焉今不備其制則為之龕者四高祖居乎其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又次之古之諸侯其適子之長者世世為諸侯以承其祭適子之次為别子不得禰其父没而立為太宗之祖其適子繼之世世相承所

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有庶子焉則又不敢禰別子沒而立為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親盡主毀則不復相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者此也無庶子則無小宗無適子則無大宗今固無宗法而神主之昭穆遷徙祧毀猶皆本之此焉故繼高祖之小宗者於其身為玄孫繼曾祖之小宗者於其身為曾孫繼祖之小宗者於其身為孫繼禰之小宗者於其身為子統之以宗而祭有其序故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繼祖之小宗則不敢

祭曾祖繼禰之小宗則不祭其祖而先君之子世世為諸侯者大宗而下又不得祭之焉今之祭法其簡畧極矣而非適長不敢祭其父者猶此意也明貴賤别尊卑辨適庶其嚴如此而所以尊其祖者其情無不盡其文無不備也後世宗法之廢而以謂統其宗者有在於譜諜焉祭法之失而以謂合其族者有在於祠祀焉蓋雖不逮乎古而猶近乎古也舍是不務其渙散分析迷其本源而不知者可勝慨哉廬陵于君孟遜深有見乎此

既嘗修其譜諜求予序之矣又因其舊祠易其所壞而新之至於遷祔祧毀之次升降拜跪之儀罍爵籩豆之列亦皆放之古而不背而孟遜之言曰凡此皆先君遺訓予守之不敢失也孟遜恐後之不能繼乎今也則增其田若干畝以供祀事創祭器而完之神主之未立者復立之又為鐘鼓以警其昏夜又恐後之人墮其法而不守也故求予為之記而以其田與祭器之屬皆刻之碑陰其統宗合族重本尊親之意周且詳如此於乎世

俗之陋祀其先者類不法古簡於情而畧乎其文至於士大夫之家亦因陋就簡背禮亂法有不可勝言者孟遜獨拳拳講求古人之遺意而盡其心焉此豈獨尊其親而已哉其於風俗非小補也使復有作者其不以孟遜爲法乎孟遜之先君丈質篤厚恭慎鄉稱長者創之始俾孟遜集之於其後爲子孫者要當知之也因并著之

泊菴集卷七

泊菴集卷八

明　梁潛　撰

行狀

竹亭王先生行狀

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蓋所居之號而學者因之以號於先生者也姓王氏系出琅琊周司徒敬宗之後晉太傅導之裔也代有聞人具載其家譜高祖叔可有孝行理宗時

榮王聞其賢辟掌府箋翰注國學待補曽祖孟炎祖性夫俱隱德不仕父以道當元盛時客游淮汴間以詩謁李韓公道復韓公薦之仁宗潛邸仁宗即位欲官之以親老辭歸其配彭氏為里望族生先生自幼時聞張南軒師孟子義利之説心已慕之既長益刻苦自勵從鄉先生楊升雲安成彭復初學易經習科舉文辭而於性命之理尤造其精微其學大進元季衰科目廢矣至正癸巳江西行省參政全普菴撒里分省贛州乃復設科取士遂以易經領鄉薦屬四郊多壘道阻

塞不通行省上具名京師時元儲撫軍得便宜授官為
恢復計命下撫軍院授福建行省照磨不赴尋授亞中
大夫吉安路治中亦不受未幾而江西陷沒時戊戌夏
也國朝洪武庚戌考試于廣東明年臺臣薦為諸王說
書召至留數月授福建鹽運司副使先生以老懇辭遂
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復出所居城西龍灣之上有竹
數百竿曰寄傲其中誘接後學降意怡顏于天理人欲
之際諄諄然辨析必造其微學者欣然趨之而皆有所

得為古文宏辨浩博造之既深而達其意必暢擇之既精而致其辭必豐至于論辨古今成敗得失之際馳騁貫穿而析之于理如河之赴海如射之中鵠蓋與古之作者相上下無忝也尤喜賦詩所與遊者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伯謙秣陵周湞豫章萬石大梁辛敬清江彭鏞劉仲修鄉先生劉尚書昆弟廖文學愚寄陳海桑心吾與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啟日賦咏往還更唱迭和以商確雅道為己事溫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調格律之嚴

必合于典則興之所至常登覽臨眺窮山谷之勝而後止惜所作之富而其稾多不存近所傳二妙集者先生沒後出於閭人蕭輩之所收輯直十百中一二耳所居頗隘别為一室倣朱子家禮作主以祀先其法制極備歲時祭祀拜跽升降動合禮儀先世墳塋率子弟祭掃率有定期雖風雨不避事其親至孝親之歿已久每念及之輒悲痛形於容色於親戚尤有恩意始終未嘗以貧富異其情與其弟御史君極相友愛御史君始以罪謫

役和州先生聞之終夜不遑安寢家貧無以為資貨所有田業往給其費尋命戒行李躬往視之久而後歸既而御史君以宥還曰相與怡怡然居處未嘗少離而御史君亦甚愛先生先生儀觀偉然氣岸高邁而和氣充溢渾然不見其鋒穎御史君狀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出鄉閭人望而敬之所謂二妙集者御史君與先生所作皆在也其文曰竹亭退稾者猶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平自處者嚴而待物極恕口未嘗言人之過

不求異于衆而所為自出于流俗不拂乎人之情而所接自中乎矩度元進士劉雲章嘗贊其像曰淵乎玄酒之在尊也凜乎大阿之未出匣也皭乎其清而浥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也其出也曳裾五侯之門而不嚌其鯖其處也税駕七賢之林而不逸于柙吾嘗求之古人葢不答陳蕃之辟而唯笑傲于其榻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舞雩之咏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所合也説者謂是贊足以得其直

臨没強起扶坐神色不亂呼御史君至與稽首曰永訣矣實洪武癸亥六月二十七日也其生元至正丁巳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陳氏先没繼李氏皆有婦道子三人長伯貞今為瓊州府知府次某皆夭女一人適同里嚴玄齡孫男二人行敏行儉今以進士為翰林修撰曾孫男㵝㮚鉉秬稹皆先生没後生葬千秋鄉五十八都大徑之原於乎先生之才之學足以當大任而遭時弗康故囊括以自晦迨海宇既輯遇太祖高皇帝

之盛而先生老矣道不得行于時才不及見諸用君子葢多惜之先生之葬尚未有銘于其墓者潛于先生獲聯姻好又嘗受學于御史君及侍先生而知之者也于是伯貞屬爲之狀第謭淺蕪陋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謹錄其大槩以俟知者擇焉

故監察御史陳公行狀

公諱繼先字仲述姓陳氏陳氏之先自周武王封虞舜之後于陳始得姓秦以降多以功業著而髙年盛德在

漢獨稱潁川長者公系出潁川十三世祖諆始由金陵徙泰和既子孫蕃衍而貴顯者益衆又幾世曰菊存先生元贛州路儒學教授以子貴贈萬安縣尹公高祖也曰學禮由贛州路儒學教授累官贛州路推官致仕公曾祖也公之祖曰以道潮州路儒學教授公之尊府曰有慶先生刻志于學而行尤高推官公嘗晝寐夢神人擁皂纛竪廳事前而去俄而公生焉推官公喜曰此兒亢吾宗矣稍長穎悟特異常坐客羣集推官公呼令屬

對公應聲而辨一坐客皆起賀時方七歲推官公愈益愛之未幾天下大亂亂甫定而居室盡燬于兵諸長老相繼没家僮侍婢無一人存者公甫冠從弱弟老母以居纍纍然鮮有顧之者獨其姑夫劉尚書嵡來撫之諭使為學遂受詩經于尚書公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岸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尚書公甚重之久之益肆力古學諸子百家靡不究覽蓄之既富出之沛然渾厚浩博而簡嚴精粹發揚蹈厲而鋒穎潛藏一時先生

長者皆稱之或慕其為文而求之者輙欣然許諾退坐軒中握筆細書片楮如蠅頭點竄瑣瑣遇得意處則琅然誦之其聲若出金石葢有不知饑寒之在體貧窮之切身者久之以詩經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明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改山東道出按事于山西閩海之間名聲益著繼改廣東道時天下決獄多萃于京師又太祖高皇帝慎庶獄決獄者惟𢦤稱上旨是懼獨公所訊不用威而得其情奸宄懾伏五鼓而興夜深而寐凡憲臺章

疏奏𡙚多出其手訊鞫之暇輙為文自娛一時與公交

皆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為陳古文而不名也惜所

為文多散失不存存者五卷耳公生元至正庚寅某月

日以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歿于官享年若干歿之

日搜其橐無餘貲出其篋無完衣而牀几左右惟簡編

塵積開者莫不悲之夫人曾氏同里曾紹有先生女也

自公來京師留事姑于家恭順而安于窮約先公三歲

卒子一人曰賞登永樂九年進士第仕于朝女一人適

士人嚴成仲公孝友之行本乎天性廣顙隆凖背隱起如負箕緩步徐趨懇懇乎其誠也碩碩乎其大也傲乎其自得而憂患得喪曾不足動其中雖坦夷自居而詭隨側媚者不能逆其情雖簡質不華而巧投曲中者不能測其意終始一節未嘗少變葢公之材未盡用學未盡施年不及於下壽然為名進士賢御史為文章追乎古之作者雖死無憾矣潛之老母公姊也嘗稱道公之事以勉潛于學以詔其子賞使識之不忘潛既辱公教

愛知之深乃敢狀其行言之不覺覼縷者兾似公而已然以哀公之故執筆屢作而屢止終不足以盡公之高明也惟知公者能擇之

處士鍾公吾隱行狀

處士諱與字吾隱姓鍾氏出唐越國公紹京二十三世孫十四郎諱文正者仕宋為朝奉大夫由贑徙居泰和之栢塘又繇栢塘徙西塘生子德盛實處士之六世祖也德盛生敏叔為州之隅官綽有譽望元初西鄙寇起

州兵寡莫能制宣差何公單騎走隅官命集鄉人討賊
賊平上其事于朝授護民守帥辭不受一時皆高其節
敏叔生政甫政甫生聖可聖可生淵伯尤弘博有雅度
人多慕之淵伯生以敬坦夷接物不為畔岸即處士父
也處士生八閱月而母郭氏棄背鞠于伯母涂氏年十
三以敬歿處士雖孱然孑立煢然臨事卓卓有為宗族咸
異之元季兵亂挈家遠遁他所遇兵係縲且戮辱者無
限處士獨能燭先事幾未嘗困迫大明兵定即治田園

新棟守擇賢師以教子弟曰凡人之質敦厚難成而輕佻易習惟臨之以嚴父兄接之以賢師友則庶幾焉其孝友出于天性自少事諸父曲盡禮意養繼母尤得其懽心時涂氏年方二十寡居且無子處士事之尤極誠至涂氏遂忘其寡居卒守節以沒其弟樂吾蚤喪而家業落盡遂與從兄與吾從弟從吾力謀振復且曰人生大不幸無兄弟幸而有之往往以田地貨財爭鬬可慨也於是凡公出納一無所計有外侮輒交相赴救冠昏

喪祭一以禮節雖不為過侈而必周于情文性强記博覽工詩辭尤善四六駢儷雅好賔客每劇飲盡醉酬酢不勌今山東都轉運鹽副使蕭君鵬舉于處士為妻黨親居南溪處士所甚相通時鄉先生劉尚書槎翁致仕還舘授蕭氏處士亟遣其子亮往從之遊一時賢士若王徵士子與其弟御史君子啟及國子學錄蕭君子所咸相友善往還不在南溪則在西塘或時時陟金華登武姥草坐而觴咏得句誇先引滿舉白不盡興不止也

或引羣弟子作樂于嵌嵒中至暮忘歸路幽徑瞑不得行則令僮奴束燥荻後先相屬燃之一時之樂逺邇羡慕槎翁先生嘗曰鍾君山川之趣綽有可人意者向使之為一郡一邑未必不雅也顧乃自晦如此遂為書吾隱二字以顏隱堂時人咸謂槎翁真知處士善觀人者處士平生質實之行高邁之趣類如此當洪武初朝廷下有司令民計產陶甓運于京師有積十年而運弗及二三者朝廷未之罪惟處士獨先完焉適有挾私忿倒

以逋負誣之者拘至京得白尋以疾歿于旅舍時亮領
敎贛率惟次子亢在側瀕没語之曰我疾殆弗起矣然
幸俯仰無愧作死無恨矣汝曹尚敬念于先世毋墜厥
宗緒命書之簡歸以示亮既而又曰其必返葬我遂歿
實洪武戊寅五月十二日也生于至元已卯正月十七
日享年六十九奉柩至豫章以哀毁嬰疾繼卒其姪啟
初等并舆其喪還以是冬十二月庚申葬于同里汪陂
之原處士雖平昔抱負然耿論微言釋怨忿以諷諭鄉

曲故既葬之日人人悲悼之賻奠者交道娶蕭氏隱士仁傑之女即鵬舉之從姊也諳書循婦道性嚴正子四人長即亮也次長庚次月旦皆蚤卒又次即亢女四人皆適鉅族孫男八人鈞鐸鏞錡錫銓鎬銑女五人曾孫男一名浩女一人亮今為三府伴讀既榮顯矣益痛處士邪逮養汲汲欲乞銘當代大手筆以其舊所為狀不足信于當時屬潛更為狀之潛于處士為通家子弟知之為詳義不可辭遂摭其實而為之狀云

先君畦樂先生行實

先君諱蘭字庭秀別字不移姓梁氏先世唐長壽間有為黴仕郎由長沙徙泰和九世曰均崇仕宋為鳳翔知府弟均傑同知黄州府入充史館編修官居縣之東郭大著聲望鳳翔五世至昭伯府君昭伯生才可府君才可生彦卿府君皆以篤行稱彦卿別字心易學者稱心易先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邃于易時同里鍾謹獨先生梁氏之甥也無子以先生為之子故遂姓鍾氏

娶楊氏夫人元進士新喻州判升雲先生之子生子三
人長曰庭芳次即先君次仲敏先君資禀端厚而讀書
警敏七歲侍謹獨公公命與諸孫屬對先君應聲而就
而造語益奇後就者悉不能及公大賞異之稍長心易
先生授以易經益勤于業探求玩索隆寒盛暑不少懈
然遭時大亂奔竄無有寧歲亂甫定而心易先生歿庭
芳先生亦已先卒先君獨奉楊夫人訓撫弱弟雖甚困
窮而愉愉如也處鄉里瞿瞿然惟恐有失意于人人亦

無不敬愛之嘗深夜行遇里人訴其怨家語憤憤不平甚先君反覆喻觧之去至家項之遽聞扣門聲甚急起視之乃向怨家子也拜先君曰公長者人憤訴吾父于公始終但為好語觧紛之適吾躡其後欲刃之然公長者在吾不忍也敢忘公德明日持兩縑來謝其謹厚多類此潛始為教保寧之蒼溪而弟混亦受辟教于瑞州瑞去家近嘗一至焉見混謹飭勤于教而子弟皆欣仰頗喜之為留兩月題其所居小齋曰三樂而還其後潛

被薦為令廣東四會戒以書曰凡州郡仕宦惟寡嗜慾然後能亷亷則風節自立然承乎上者必恭謹接乎下者必慈良近時稍知持守者于此二事往往失之不獲乎上而拂乎下此其所以敗也又曰凡擇友必端人正士與端人正士處雖共患難尤為榮也處非端人正士雖冐榮利沒身可恥而壊其平生見儒生之從仕嘗為吏所欺曰為學有格物之功者於人情物理是是非非自然明白胥吏輩何自而能惑之見有恃材而越于理

者曰凡動作以禮自防所以守法而自重也今越縱于矩度之外雖有善政豈賢者以禮涖民之道以梁氏之無後而冒他姓為非命潛請于朝復姓梁氏築室城西溪上環植美竹數萬竿中為蔬畦淺堤近塢曲折蔽虧引泉為渠縈紆町疃之間土沃壤潤桑麻蔚然先君日笑傲其中或新雨初霽晴日和煦必策杖躡屐深入竹樹之間牽蔓引竿欣然自得曰觀物之生意欝勃與我心俱快也因自號為畦樂翁里中士稱為畦樂先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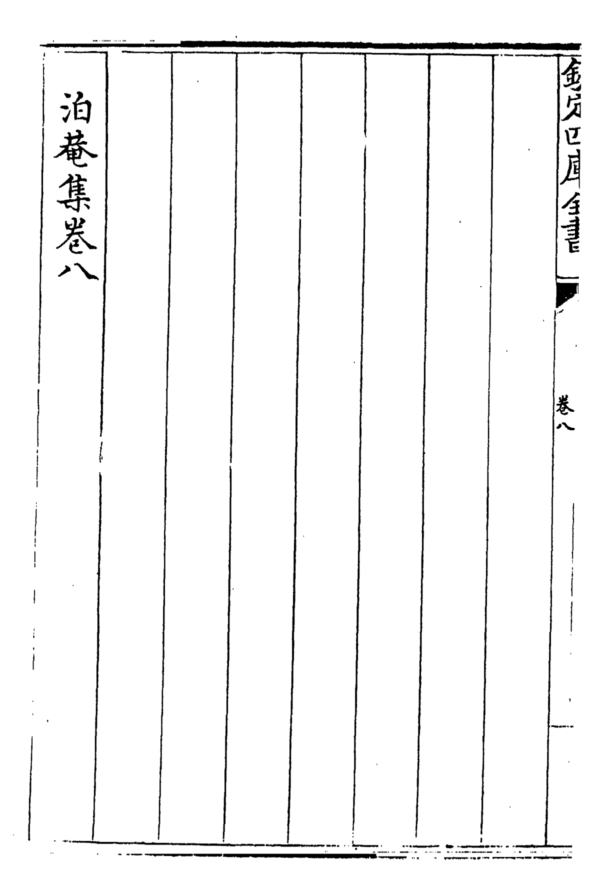
教鄉人子弟精於講說推明反覆淺譬近喻而興隱明徹諸生來學者無不悟悅閒為文簡暢而典則至於應酬簡札釋老醮祭四六之文亦極工緻其為詩尤尚格調冲容而雅淡晚喜陶靖節曰靖節之閒曠恬逸我素所慕也嘗賦西畦詩油然田園之趣翰林學士解公為書置卷中名公相屬而和者甚衆皆藏于家集所為詩題曰畦樂集以潛凡弟既仕于外益忘情世務頗嗜飲家多美釀故舊至輒與飲醉而後止諸孫侍側者假之

以懽顏好語一味之甘呼之畢至或閒暇小酌使之持
觴奉觴拜起進退因詑曰吾二子遠仕藉此自娛也有
過失則容語丁寧曰是後不可復爾也未嘗至于楚撻
嘗再至京師羣公多士交相欣慕及潛之承召赴北京
也兩示以書及詩二章歡然喜潛之承恩遇不以其去
之遠而有毫髮慼乎其中然是時先君抱疾日益甚矣
病時弟混生子得報甚喜為名曰從客來問疾曰何不
賀我命取酒酌客然已屏去醫不服藥矣尋命為深衣

幅巾曰以此斂我臨終問曰蚤莫對以晚食時即命女奴輩出呼二僮與孫禁扶持盥沐更衣而坐親舊更進問欲何言曰葬祭必以禮他事吾二兒自能辦也言訖而逝生元至正癸未四月初一日其歿以今永樂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先君耿介自守老而益篤安乎儉約委命而自信者始終不貳其志不強顔以譽非情不拂已以從流俗屛居終身無毫髮慕外之心故常油然自得配陳氏元處士友慶先生之子潮州

路教授道山先生之孫贛州路推官梅村府君之曾孫也相先君婦道毋儀卓冠家族子二人長即潛為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賛善次混溧陽縣儒學教諭孫男八人果棨栗榘乘㮘榆樅榘乘樅早殤孫女六人曽孫二人翰玒將以明年某月某日卜吉葬于某鄉之某山某向念先君殁時潛兄弟既宦于外而長孫果亦在京師斂之明日果乃至家殁之四月潛還自北京始聞訃音摧痛不能即死仰惟先君忠信之行行于家庭著于鄉黨

朋遊樂其易直子弟蒙其教愛下至僮隷小人亦皆欣悅服事而未得沾一命以見于功業而垂諸來世此潛所以疾首痛心叫號天地無可如何而有望于世之大賢君子之一言以賁諸幽也哽塞之餘言之無次伏惟知先君者擇焉潛泣血頓首謹書



泊菴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泊菴集卷九至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周銓

泊菴集卷九

明 梁潛 撰

哀辭

南耕先生哀辭

先生姓許氏諱洪字彦章吉水人自少頴悟强記年十六七爲文辭已浩然有氣及壯姿貌軒偉襟度夷曠遭時之亂人莫有知之者及大明兵定江西之明年先生

遂出領薦書二年為橫海衛知事改英武衛知事陞浙江行省檢校會左右司官缺員遂兼署六司之印聲譽赫然蓋浙江尤號難治而其時羣雄割據之後民之渙散離析者內無定志吏狃于故常而變詐百出先生內明而外恕應治繁劇之際舉當機會故不用其威而吏無不畏不苛于法令而民無不懷者由是浙東西人人歡悅皆以謂先生于爵位不如是止也而先生遽以母老告歸矣先生事母孝事其兄尤篤既仕而歸瀟然如

未仕時日與里中故舊逍遥相羊忘情世故自號爲南耕野人蓋先生庶幾乎古之知進退者也歸二十年始歿歿時年五十八於乎先生慨然有志于功業者也用不盡其材而果于謝歸負高世之志而卒止于此此予之悲而哀也辭曰

世方草昧兮士無所依非誠豪傑兮孰知攸歸嗟若先生兮絶識離倫遁世逃避兮孰窺其機乘時而出兮亦孔之宜何材之高兮而仕則卑瑣瑣趨慕兮世爲恥羞

超然決去兮何勇如之青原之左兮丈水之湄藝蘭與蓀兮翳彼紫芝事母與兄兮其樂既孺家庭是則兮鄉黨是師胡豐其德兮而嗇其壽嗇之曰富兮而屯其施命之如此兮其將奈何死者奚憾兮生者感悲曰著予哀兮薄矢厥辭後此而千歲兮爰考于兹

正固先生哀辭

嗚呼先生之殁其可哀也夫先生問學既明而持守甚篤正言善行自家庭而達乎州閭敬信服從自子弟而

及乎交遊貌豐而氣揚色怡而神暢其爲文章溫厚和
平意所欲達詞亦傾竭又自少孝于其親親之歿已久
每語及輒流涕至老不衰其學與行過于人者如此也
嘗以聘至京陳十策太祖高皇帝嘉奬之授潭王府長
史辭不敢當改平陽府學訓導久之得還家學者從受
經後多顯者於乎先生脩于身行于家淑諸其徒今皆
不可得矣使先生不歿至今吾黨之士其造就當何如
哉是可哀也已先生之子遵博學而材爲文章宏富捷

出能世其家者也先生殁三年以選為靖江王府長史先生辭焉而遵得之積之厚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蓋天道也人欲不為善而專事僥倖者視先生可少止矣先生嘗名其齋曰正固學者咸謂之正固先生云哀之以辭曰

彼輻輳以售兮孰韜其輝彼恬漠之戚兮孰遨以嬉羌不知夫至道兮卷舒在我惟先生之明潔兮蹈而弗違於乎龍門兮峩峩翳松篁兮女蘿嘅古道兮榛莽望白

雲兮孔遐

吳先生哀辭有序

吳先生字孟勤吉之安城人予自幼聞先生名甚熟及來史館始獲拜先生焉先生雖老色夷氣暢善道古今事終日不倦時方纂集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簡牘浩繁事有弗得其端者或以質之先生先生手按其書口誦其語出其端緒節目若引瓢而注之聽者如目睹其事蓋先生識見高明非徒能記憶也其于英豪偉傑之

士心志謀略設施後先亦自然符合於乎使先生用于時措之事業當何如也然先生方慕古之廉士其自視甚高不求阿色于時由是遂與世齟齬終身負此自困不改也其為文章簡質而温潤操筆立成若不甚經意者既成讀之雖苦思力搆者不過是也史書成得蒙恩賚授河南開封學教授蓋聖上意以是可優老先生執意先生遂去比長逝不返耶方去時翰林羣公合交遊之士以相餞莫不舉觴相屬謂先生復來固將動色以

相候曾幾何時而盡簪韋袂之歡遂為扼腕傷神之痛於乎悲夫賦之深而未竟其施世固有如先生者豈非命耶先生長子善存謀返葬而未果今翰林學士解公已為銘其墓余因悲之以辭曰

崇岡兮峩峩春將暮兮水增波蘼蕪綠兮挑始花悵獨望兮天之涯君不復來兮予恫而嗟學之茂兮弘暢承先啓後兮伊誰弗諒彼連駟兮充逵獨方輪兮焉之彼揮羽兮甍甍獨戢翼兮噤不以鳴名之光兮行之塞人

弗施兮於巳焉慼相古則然兮今奚感汴之濆兮河之阻洪濤湯湯兮不可以度羌獨滯此兮不還雲横天兮地漫漫使我悲兮憂萬端酌清酤兮盈樽陳嘉殽兮藉以蓀神來歆兮不可以同吉之水兮孔幽上有叢木兮枝相樛君不懷兮故丘秋霜兮被野曠茫茫兮宿莽君曷寧兮故宇

延平知府胡公子祺哀辭

余自觜冠聞先生長者道胡公子祺為人未嘗不低徊

慕戀庶幾得其人于百世之上其慨慷慕義如孔北海其愛民篤行如黄次公其論事切實如馬賔王其風聲氣烈弘偉壯毅足以激頹波于百世之下百世之下求其人而得之于百世之上者非公其誰哉公未仕時晦匿丘園然識與不識皆知之也公雖儒者而勇畧過人方高皇帝渡江遣大將軍平定江西諸郡吉郡城既下復陷他寇大將軍將盡誅城中人公上軍門從容一言而城中老幼數萬口賴以不死至今人稱大將軍之恩

與公之德不泯也公領薦之初一時朝廷故舊運籌而獻策者跡相踵也公與十八人者見上上為之喜動傾竭心志諧合精神感孚至與天象默符亦何其盛也夫人臣之事惟直言為難而公易之連歷外郡治有異績若毀淫祠仆宋元祐黨人碑之類皆卓然快甚煦嘔愛育出乎至誠故其遺民故老道其事者尤為之流涕不已此與古之循吏何異況使公當非常之任安坐而決羣策其所建立又何如也屬其時天下無事專務休養

生息故其績止于此耳余往來從學于鄉先生御史王君子啓御史君與公同領薦同為御史其出為郡也亦同時故甚知公事云公身長玉立秀眉而方顴平居言論怡然長者也又云公生之夕有大星光芒墜其舍其歿時亦然公與御史君尤相親厚御史君亦身長九尺面如赭玉音吐洪暢人望之若神明然於乎觀御史君與公二人知十八人者皆若是真一世人豪也哉御史君剛勁疾惡持法不少貸蓋與公若少異者至其事君

誠意懇篤則二人者皆同今皆不可見矣公二子方大光大光大今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獨御史君無子惜也公吉郡吉水人自監察御史累官終延平知府其行事之詳光大既為文以表諸墓翰林學士解君縉又銘諸壙公死無憾矣今之人少有如公者故為辭以哀之蓋亦紀先賢發潛德之一也

有城頎頎兮民力顛危匪公惠民兮孰其綏之朝陽既升兮鳳鳥褵褷噰噰喈喈兮和鳴孔時彼芒而墜兮孰

為之留嗟忠言梗諒兮惟公在庭公之在郡兮枯槐向榮有鸛來巢兮提提飛鳴公之氣兮孔揚既明智兮又勇剛方振輝兮遽斂藏余心憂兮寧不惆傷遭神化兮能光不滅蕙蓀既焚兮其馨彌烈公則既往兮公有遺澤曷其來歸兮慰我民惻鐔津湯湯兮九峯峩峩公不歸來兮余將奈何往者莫繼兮來者其誰曠乎百世兮永以為期

教授蕭引之哀辭

引之吉之吉水人自少知力學于世利澹然喜為文辭而其性質實凡一時與之交者率多謹厚之士或負英偉俊茂之譽者其見引之必斂容焉引之洪武間領鄉薦試春秋第一下第除金華武義縣學教諭丁毋憂服闋改蘇州崑山縣學教諭兩學諸生素怠于學而習尚浮華聞引之名甚畏憚之久而皆安其教既去皆戀戀不忘至今兩縣稱善教者必曰引之引之考滿得陞為教授待闕于北京未數月以疾而没聞者甚惜之嗟夫

以引之鑿鑿切寔其才豈止于一教官也哉其交遊之顯者其力固不足以引之重耶乃獨守一官幾十五年始循例得陞一資又不及之官以殁其窮如此豈非其命也耶然引之存時于交遊皆落落若不相念及既殁矣則皆悲惜嘆悼之有不能已者則引之之耿介獨立亦何可泯耶予素愛慕其為人因哀之以辭曰

鬱乎其沉默兮彪乎其文之著也退乎若無容兮綽乎其守之裕也豈于時而背趨兮抑用弗諧于古度耶豈

違衆而獨立兮抑任情于行素耶慨丈水兮湯湯望崑山兮峩峩松偃蹇乎林幽鶴翩翩兮澗阿念爾之歸兮道路孔遐波浪出没兮傷如之何

泊菴集卷九